



子夜舞会

(美) 多罗西·吉尔曼等著

谭元亨 侯建华 译

华夏出版社



子夜舞会

〔美〕多罗西·吉尔曼 著

华夏出版社

内 容 提 要

这是八十年代美国最新出版的两部侦破题材的畅销书。《子夜舞会》描写的是褐发女郎赛曼莎，决定为她爱人举办一个生日晚会，她根据爱人提供的线索，想邀请他各个同时期的朋友来赴宴，结果一个人也没有找到，并发现爱人的历史和名字都是假的。生日晚会的日期是十二月五日，纽约警署侦探韦德却为这个日子大伤脑筋，因为每年这天，都有一个褐发女子被杀，凶手一直逍遥法外。在此之前已经死了六人，赛曼莎该是第七个受害者。她是否得以幸免？凶手是否被捕获？读者看完此书自会明瞭。《香港佛象》写的是正当中国政府就一九九七年收回香港主权与英方谈判之际，国民党死硬分子派遣特务和恐怖分子，进行一系列跟踪、恫吓、凶杀破坏活动。故事从美国中央情报局派人抵港调查底粹勒先生变节，及一尊象牙佛象开始，逐渐进入一系列曲折、惊险场面。

子 夜 舞 会

谭元享 侯建华 译

•
华夏出版社出版发行

(北京东四五条内月牙胡同10号)

新华书店经销

沈阳金鹰印刷厂印刷

•
787×1092毫米 32开本 9印张 198千字
1987年4月第1版 1987年4月第1次印刷
印数 1—100,000册

书号: 10484·033 定价: 1.85元

ISBN7-80053-084-1/I033

目 录

子夜舞会·····[美]多罗西·吉尔曼 著

(1 ~154)

香港佛象·····[美]威尔南·卡兹 著

(155~282)

子夜舞会

序

他俯视着他的第六个牺牲者，颇为得意。她安静地躺在那儿，如同前五位一样，一动也不动。两种奇特的“武器”攫去了她的生命。只是她那秀发仍那么光鲜，散披在草地上，有一种奇异的魅力。他预计，这位牺牲者不久便会被发现，当局会知道他又一次成功了，只好再度无可奈何地准备应付他的下一次袭击。

他必须再干掉一个。他是发了誓的，得履行诺言。他已经知道“下一个”该是谁了，他对她了解得再清楚不过了。可她不会有警觉的，不会比前面六个有更多的不安，她也不会抗拒，她如同在天才的导演下扮演着她“第七个”角色。一切都将按预定的时间发生，他的所有牺牲者都会预期地完蛋。

这实在是太轻而易举了。

侦探斯宾塞·克罗斯·韦德也在俯视着第六个牺牲者的照片。他闹得焦头烂额。解开这案件的症结何在？这家伙为什么要杀人——一色的褐发女郎？这恶鬼竟能躲得过他，躲得过每一个自命不凡要插手这一案件的所有侦探！谋杀必定还会继续。韦德不得不再度飞到纽约警察局，去给上司报告

又一个死去的女郎的情况，报告又一次毫无结果的侦查。他决不容忍这一恶性案件再度发生了。他的欲望是如此强烈，已成为一种信念——执着的职业追求。

他发誓要抓到凶手！

1

这公寓，豪华，宽敞，简直妙极了！在上面，是可以鸟瞰纽约市的中心公园。

早餐，夫妻俩面对面地坐着。

赛曼莎才三十五岁，蓝蓝的眼睛，一头长长的、潇洒的褐色美发，浑身洋溢着一种叫人难以置信的幸福。她和玛尔梯结合已有八个月了。不会有比这一结合更高尚、更快乐的了。要是谁认为这一结合将会解体，那简直是天方夜谭。她一往情深，深信两人一定能白头到老——既然世界上已有这类先例，那他们也一定属于这类例子之中幸运的一对。

“你闹得我到现在还感到——不知所措。”玛尔梯对赛曼莎说。

赛曼莎笑了，知道他指的什么：“为了晚会？”

“是的。”

“马蒂，亲爱的，这还有几个星期呢。”

“噢，以前我的妻子从没为我举行过四十岁生日晚会。我倒要好好享受一下。你开个名单？”

“当然。这包括对你有意义的每一个人。”

“那可是可爱的、庞大的一群。”

“我会及早通知他们的。”赛曼莎说，“我敢打赌，你不会拒绝任何一个来宾。”她朝前擦着那白色的桌布，眨着

眼，象通常一样继续用着热切的口吻说：“玛尔梯，你完全确定下了晚会的日期么？十二月五日？”

“那是我的生日，不是么？”

“星期四，非假日？”

玛尔梯叹了一口气：“赛，我们商量定了的。在我的生日里举办晚全，这太有意义了。星期四，十二月五日。”说罢，他垂下了眼睑，不吭声了。

他该在想如何作为主人，发表一番简短得体的致词，赛曼莎想，要么，就是在想他一心邀请的那些老朋友们。赛曼莎凝视着他，还不敢相信自己的生活如何在那瞬间发生了变化，如何再度交了好运。

一年多以前，赛曼莎还是一名候补的广告撰写人。在那么一个小小的广告机构里工作，穷得几乎交不起在曼哈顿市偏僻一角的房屋的租金。那小屋子只被她称得上为“少年画室。”她所能遇到的，都是些离婚老手，一个个精神恍惚、疲惫不堪的男人。他们每一人都在婚姻上有着狂躁的厮杀格斗式的故事。不是纵容离异的律师，便是被不幸拆散的良缘。赛曼莎几乎要绝望了。怎么才能找到一个爱她的，亦为她所爱的人呢？她决不能到半路上去拉一个残废的男人。她等待着，她告诫自己，无论如何也得找一个中意的。

赛曼莎在长岛（注）长大。她的母亲是高等院校的英文教员，父亲是某航空公司的律师。她文雅的风度，仿佛是天赋的。玛尔梯·肖与她可谓是天生的一对。两人有着不少共同之处。玛尔梯不仅高大，具有后卫的体魄，而且有着无可挑剔的、与形象相匹配的才能。他有着一种统帅般的神态，叫人难以描述。他的脚步永远是那么铿锵有力，仿佛很明白地告

注：长岛，美国的别名。

诉别人，他要上哪去，那就是任何障碍也阻挡不住，任何人也休想劝他回头。

他的声音坚定而宏亮，但他决不起高腔。他精力充沛。这一切赛曼莎都感觉到了。并为此倾倒。

“今天来个丰盛的午餐么？”她问道，这时他已吃完了早点。

“我看不必了。”他答道，“往往到了最后一分钟又来了一些事。”

“能准时到家么？”

“开玩笑。亲爱的，让我告诉你，当你主宰一项你自己的，但与公众相关的事业，你可占有一切，唯独不占有时间。你不得不看一大堆的公文。”

“别人就不能……？”

“不，我必须亲自处理。”

这太象父亲处事了。显然，玛尔梯在提醒她时刻记住她父亲——这正是玛尔梯的吸引力所在。

玛尔梯颇能满足赛曼莎自幼培养起来的情感需求。赛的家庭是冷漠的，她的双亲一直引导她独立生活。父母亲彼此不多话，对她则更寡言。她是个孤独的孩子，没有得到作为儿童应得到的种种关注。她视父亲为偶像，敬而远之。父亲去世时，她才十几岁。她觉得自己永远不可能了解父亲。

玛尔梯来了，给她以关注，满足她的欲望，常常不打折扣地按她要求的去做。她倾慕的正是他，他要找的也正是她！少年时代，他失去了双亲，两人相似的经历加深了彼此的默契。她很难相信，这个刚强的，有作为的男人竟会没有家室。当他说起失去双亲时，她的心颤栗了。当他说起他如何边工作边读完西北大学课程，如何被人抛弃与冷落时，她就

想象到他如何从一个小镇跑到另一个小镇，怀着渺茫的希望去寻找工作，最后终于攒上了一笔钱，来到了纽约，开办了一个公共关系商行。

现在，他终于有了个家，有了妻子，有人关心他了。

对于赛曼莎来说，这是她唯一的也是全部的乐趣。她对他的一切都感到新奇。他那双眼睛，总是不时闪现出变幻莫测的、警惕的神态，这可是一双善于自卫的戒备森严的眼睛。这使赛曼莎叹为观止。也许，这是生意竞争所造成的，也可能因为他太早投身于严峻的生活之中，在孤独中奋斗的缘故。这使得赛曼莎想更多地关心他。

她兴致勃勃地为玛尔梯筹办晚会。因为玛尔梯常常外出，她不得不提前把这计划说出来。她想，要请到高贵的客人，实际上是对玛尔梯的一种馈赠。但她把这巨大的秘密先藏在心底。她作主揽事，他是决不会多心的。呵，那该是多么绚丽的一个夜晚，她会教他喜出望外，一辈子也忘不了。这么一桩了不起的事，一定会这样，她想，愈想愈是逼真，愈教人喜出望外。

玛尔梯看看表，抬起头，吻了吻赛曼莎，脸上呈现出一种慈祥的神彩，这是一位不断成功而又不断受困扰的总经理所难得的。“我去了。”他说。赛曼莎看着他走出门，很快便听到电梯上来，又降下的声音。

走过深色的地毯，她来到了卧室的窗前。一低头，就看到了中心公园，那里遍是晚秋的落叶，与天边连接处煞是好看。纵然美景并非专为她所设，可她生活开始的这一阶段，却已够美满、够平和的了。她看到玛尔梯走出大楼，转过身，向她挥了挥手。她心头顿时涌起一股热流，如同尝到了蛋糕及其上面的蜜饯。

她打量了一下房间。在房间布置上，两人是颇现代派的，有屏蔽的折光灯，雪亮雪亮，还闪有金属的光泽。灰白色大理石装饰的门面，与六十年代的建筑更是鲜明的对比，更具有当代风采。这时，门人戴着白手套，沾了一手的面包皮，乘着敞车来了。赛曼莎伸手抓过电话，熟悉地拨了个号码。

“莱妮？我是赛·玛尔梯刚走，你愿意来么？”

莱妮马上就会来的，她负有赛曼莎的秘密托付。她们俩曾在一道工作过。赛曼莎知道此时玛尔梯正在出租车里，在半路上思考着他的公务。

玛尔梯不曾对任何人负有秘密委托。

莱妮·高尔德是个精力过剩的女人。她恨不得一天有廿六个小时才好。她为一个慈善团体工作，又办了个画廊，还要照料两个孩子，忙个不停，却总能永葆青春，淡黄色的头发纹丝也不乱。莱妮和她的家占有这个公寓大厅一端的一部分。自从搬进来后，她便成了赛曼莎最好的朋友。赛曼莎高五呎三，莱妮五呎七，看上去要苗条得多。要不是莱妮为人处世无拘无束，纯真，热情，她这一优势，必然会引起别人的嫉妒。

赛曼莎打电话后不久，莱妮就来了，她手上拿着一支铅笔和一本拍纸簿。“我准备好了。”她宣称，“我只好放弃早上的休息来深究玛尔梯遭孽的过去了。”

赛曼莎端来了咖啡说：“玛尔梯总是提起过去，连今天早上也没忘说……”一丝不易察觉的烦恼掠过她的脸上，

“你确认这是个好主意么？”她问，期待着鼓励。

“你不是哄人吧？”莱妮退后一步，大声说，“你太痴了！我想，回溯到玛尔梯生活的开端，接触到他的朋友和老

师，让他们为他生日发出贺电，好家伙，要是任何一个人为我这么做，我会发疯地吻他。”

“我正是这么希望的。可千万别带来什么不愉快的回忆。”

“你来，赛。你熟知，玛尔梯爱讲他早年的生活经历，他坚强，自信，也象所有人一样，好怀旧。看，你正投其所好！把为亲爱的老玛尔梯效劳视作自己的全部生命！”

赛曼莎要打怎样的电话，莱妮马上便自告奋勇寻来了号码，为她赢得更多的思考的时间。而更重要的是，在筹划晚会的期间内，她是一位好伙伴，一位道义上的支持者。

赛曼莎在过道上的写字台前坐了片刻，便抓过话筒，要312地区的号码，又要了爱温斯顿市、伊利诺斯州的号码。然后，只要铃声一响，对方便会告知她关于玛尔梯的过去，以及玛尔梯如此这般讲过的一切。

她的心砰砰乱跳。是的，莱妮说得对，这是一个超级计划，是一个宏大的、迷人的盛宴！她的思绪不由自主地闪回到了玛尔梯的过去——如何在西北大学新闻系梅弟尔学派胡混。他总是喋喋不休地告诉她，在那里，他如何学得各种招法，好成为交际中的奇才。她记得他曾这么描绘过：他与朋友们是怎样发狂地穿过整个爱温斯顿市，从这家窜到那家，不厌其烦地进行纠缠乞讨，以求得到一份赠品。他们如愿以偿，恰好玛尔梯所预料的一样。直到院长找出他们并要求他们致歉时，他们已于干过二十三回这号勾当了。但他们的致歉是如此恳切动人，以致于有六个人得到宽宥。玛尔梯是这么叙述的。

赛曼莎的电话网万无一失。

“校友会。”一个高扬的女声响起。

“正要找你们！”赛曼莎应声道，“要是有人能接受我一个特别的要求，了解一位过去的学生的有关事情，则感激不尽。”

“你是老板么？”

“不，我是一位夫人。你好，我是这么想的，我同贵校66班的一个人结婚了，我在为他筹办一个生日晚会，想搜集一些往事，大概教授们会记得一些。就这事。”

“这个要求可不一般。”

“我知道。”赛曼莎窘迫地笑了笑，“看来，，如果很麻烦的话……”

“这不算什么，告诉我他的名字并让我翻翻他的学生手册。我想你不会没有抄本吧？”

“没，玛尔梯在结婚之前把它弄掉了。他的名字叫玛尔梯·埃弗雷特·肖，他毕业于新闻系梅弟尔学派。”赛曼莎说了名字。

“我查一查。”

在电话中断之际，赛曼莎和莱妮对笑了一下，兴奋地商讨着以后的主意，是的，玛尔梯爱听说来自梅弟尔学派的人，赛曼莎想。她仿佛已看见玛尔梯闻讯后一下子容光焕发了。

电话打回来了。

“夫人，你能肯定他是在这个班么？”

“是呀，怎么啦？”

“那里没有玛尔梯的注册。”

“这怎么可能？玛尔梯常说起66班的事。”

“请稍候。他可否获得过硕士或学士学位？”

“学士。”

“对不起，我可能弄错了。请等一等。”

赛曼莎等着，向莱妮眨眨眼，一会儿，又弄弄右手拿的园珠笔。

“夫人。”

“是我。”

“学士的名册上没有他。”

“这显然是弄错了。”赛曼莎说。

“噢，我已经查过年级册，还有我们自己的毕业生总名册。没有玛尔梯·肖。可能是你弄错了。是不是别的什么新闻学校，象哥伦比亚大学？”

赛曼莎有点恼怒了。“我知道我的丈夫讲过的学校，”她察觉自己是在对试图帮助她的人讲粗鲁话，“请原谅，也许你找错了年级？”

“我查过校友会的学士名册，用电子计算机查的。”对方淡淡地回答，“我不知道我还能为你做些什么。”

赛曼莎搜索枯肠，以求在一团乱麻之中寻出线索。“玛尔梯是报纸的特约编辑，”她说，“刊头上有他的名字的。”

“我查一查那捆宗卷吧。”这声音听来有点生气了。

“我是否问得太多了。”赛曼莎说。

“不打紧的。顺便问一下，你丈夫是否参加了学友会？”

赛曼莎想了一会儿：“我没听说过。但有时……”

“我们的毕业生都是旅行家。他们经常更换工作地点，我们只能跟着他们转。”那边声音变得粗声粗气了。赛曼莎听到了这个女人翻书的声音——一页接着一页地翻。

“没有”她答腔了，“我从66号起，共查了6卷，只有其他人，诸如电影编辑……”

“不可能。”

对方无法按捺自己，“我可以直说吗？”

赛曼莎听到这个提问，吃了一惊，“当然，”她说。

“这种事经常发生，肖太太，很明显，你丈夫从没进过这个学校。但愿他并没有利用我们的名义去谋求他的职业。如果我们发现了，我们会很快通知您的……”

“非常感谢。”几乎是向电话机吼了一声，她挂上了话筒。她将铅笔拿出来：“你相信吗？”她问莱妮，“我们相信找不到玛尔梯，一个千真万确的毕业生的名字吗？一个新闻大学竟如此不可信赖！”

“是呀，”莱妮回答，“可那是电子计算机在工作，他们也许从那些精小的工作台上漏掉了他的名字。他们所干的无非就是按下一些键钮。没有名字，当然查不出”。

“但他把档案都翻遍了。”

“她是翻遍了，赛曼莎，这学校的计算机恐怕有些年头了。迟早我们会弄明白的。”

“这我知道。”赛曼莎回答说。但内心里交织着愤懑和一种逆反情绪。尽管不把这当一回事，可她又不愿相信玛尔梯在他的身世埋下了谎言。那不是她的玛尔梯。她很了解他，她知道下一步她该怎么做。她应该和系主任通话，不能人云亦云，她必须获得她所需要的信息。

但她拨电话时，系主任正在开会，她不得不另找时间。

“你想给另外的人打电话吗？”莱妮问道，“我知道了埃克哈特市政厅的电话号码！”

“首先我要把学校这方弄清楚，”赛曼莎回答说：“同时，让我们来商量一下我们的计划吧。”

“好的。”

赛曼莎打开一本纽约杂志的封面，翻到最后一张插页：

“这里有一个人为我们的生日晚会录相。”

“啊真是个好主意。”

“你认为谁会不愿意，”

“谁不愿意，就躲开点好了。这比家庭电影好，录音及其他，都在与镜头配备在一起。”

“我打个电话给他，”赛曼莎说，她用纸条记下了什么，“若是玛尔梯知道我为此而花费，他准会罚我的。”

“赛曼莎”，莱妮反驳道：“男人们从不反对花在他们身上的钱！”

她们接着谈到了菜肴。玛尔梯是个荤素共食的人，所以饭菜不必闹得太复杂。不过，得要显得文雅而又浪漫。赛曼莎在来宾名单上又添了几个名字，这已是个庞大的阵容了。一个几乎囊括玛尔梯在纽约所有朋友的盛宴。她还需要一个快活的乐队，于是又给居里叶学校挂了个电话，雇上一班乐手。届时得尽兴，雅俗共赏，流行音乐与古典音乐各见春秋。

“干嘛不给系主任再挂个电话呢？”一小时之后，莱妮问道。

赛曼莎抄起话筒，可马上又放下了。她是要给系主任挂电话，她理所当然得与所有的有关部门联系上。但赛曼莎有些烦了，她不希望莱妮在这儿凑热闹。简直是纠缠，讨厌的纠缠。虽说是朋友，可也够烦人的了。不管怎样，要是系主任也没有找到玛尔梯的名字又怎么办？莱妮会怎样想呢？

“我现在不想打电话”，赛曼莎对莱妮说：“以后打吧。”

她要在打第二次电话之前获得一点启发。她知道从哪里才能得到，那就是玛尔梯本人。

她自信，那是万无一失的。

玛尔梯唯一的耽心就是撞见熟人。为什么他在工作期间，在午饭之际上皇后大街地下铁道？当然，玛尔梯可以很快地解释清楚。玛尔梯是能言善辩的。

但今天，他想避人耳目。

他沿街走着，冷风扑面而来。这样的天气真可恶！他诅咒着，不免又心潮起伏，记忆中那可怕的、不堪回首的往事接踵而来，使他怒火中烧。他企图抹掉自己的记忆。但经验明显地告诉他，这是枉然。一个情景往往引出全过程。

他看到格兰威勒五金商行，那是这条大街上最大的商店之一。从那商店的规模，他断定里面有他之所需。赶紧。他不由自主地紧了紧自己的领带，用手指绞了绞头发。镇定自若些，不要显出激动。付现款，不留赊帐卡。收据单上不要签字。

玛尔梯沿着格兰威勒的一线宝拦柜走着。他装出一副打不定主意的样子，扯了扯一个留着小胡子的售货员。“在找什么东西？”那人问。

“啊，在找，”玛尔梯回道。“我要一种有螺孔的插座，带灯头的。”

“要带导线吗？”

“对，就是那种。”

“这儿有。”

这位微微弓背的售货员散发出一股浓烈的低级雪茄烟的气味。玛尔梯跟着他走过一个通道，来到电器柜。他从储柜中拿出一个插座，“你要的就是这个，还要别的么？”

“嗯，让我想想，”玛尔梯回答说。买小插座其实是一

个伎俩，一个幌子。玛尔梯有时故意买下额外的东西来掩盖他真正需要的东西。“我要一把罗伯兹牌的平头铁锤。”他一字一句地说，唯恐流露出慌乱的声音。

“一把什么？”对方困惑。

“罗伯兹牌的平头铁锤。”

售货员哼了一下，摇摇头。“我从没见到过一个小伙子强调一把锤子的牌号。锤子就是锤子。你看，我这儿有斯坦勒牌的，依斯琼牌的，但我从没见过罗伯兹牌的……”

“但你至少听说过吧？”玛尔梯眼睛里不由得闪出一种咄咄逼人的绿光。

“听倒是听说过。”

“我在哪里可以买到呢？”

“到伯克商场去碰碰运气吧。往下走两条街。还要什么？”

“要一条链条锁，单车用的。”

“这有。”

“我要那种红漆链环的。”

售货员深深地吸了一口气：“一定要红的？”

玛尔梯回忆了一下，是的，一定要红的。“红色，”他回答说，口气坚定而毋庸置疑。

“你会如愿以偿的。”

售货员又领玛尔梯来到玩具和游戏柜，挑了一根红色链条锁。玛尔梯从他手中接过来，似乎很爱抚地用他卷曲的手指紧紧地攥住链环。很重。要重才行。他把它象蛇一样绕在自己右手上。很快，他发觉自己对链条太入神了。“这个我买下，”他说，“别的不要了。”

他用一张牛皮纸把插座和链条包了起来，放入自己的公